

域外奇书

——内扎米·阿鲁兹依的《四类英才》漫议

林国华

“感谢真主授命天使和精灵创造彼世，又幻化出现世，并以先圣信条和君王的刀和笔维系这个世界秩序井然。”公元十二世纪的波斯大文豪、古尔王朝（1145—1215）的宫廷诗人内扎米·阿鲁兹依的《四类英才》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其中，“君王的刀和笔”几个字昂然的古意，扑面而来。

这是一本奇书，由北京大学东语系张鸿年老先生译出，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序”道：“《四类英才》是献给古尔王朝国王……的次子……的。内容是一部文人笔记，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和查访所得到的资料记述文翰、诗歌、天文和医学四个方面的杰出人物的事迹和成就。全书分为四章，书前有总序，每章各有论述相关学科的序言，说明当时这一学科的状况和从事这方面活动的基本要求。”时代、背景、内容、体例，译者所述甚是周详了。

引起我的注意的、也是这本书的点睛之处的，是散布其中的透着古典意蕴的文字。我所谓的“古典”，就是“希腊”，就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就是盖伦、希波克拉底。这些文字象珍珠一样，散落在书卷之中，如果把它们串起来，宛然就是一副闪着古典色泽的项链。然而，这位十二世纪的伊斯兰文人似乎有意把这副项链打碎，让闪烁不定的珠子随意地散落在泛着伊斯兰圣光的字里行间。这是一种什么种类的写作方式？为什么这样写作？这些问题让人坐卧不安，或许值得琢磨一番。

内扎米记述四种学问的起源：“文翰和诗学源于逻辑和语言，天文学源于数学，医学源于自然科学。这四类学问都源于高级思维。”言简意赅，无法不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知识分类的论述。与亚氏略有不同，内扎米似乎并没有把各类学问作为孤绝独立的体系而深究之，而是将诸门学问依附于“国君的事业”，亦即“王道”：“穆圣说过，圣教和王道是孪生兄弟，二者不分表

里，不论高下。按照这一指示，除了先知的事业，什么事业都没有王道重大……因此在国王的周围，应该有一批人协助国王决定主的奴仆的善恶穷通。这些人都应是时代的精英，如文墨人士、诗人、天文学家和医生。国王离开他们就一筹莫展。国家基业巩固需要文墨人士，国王声名永存靠诗人，政务举措次序靠天文学家，身体健康靠医生。”

四种学问，文翰之学居于首位。从外表看，这种学问呈现出来的形态无非就是遣词造句，但究其实质，的确事关重大，举凡政治演说、律法编撰、法庭辩论等等，都属于文翰之学。国家基业之所在究竟是“文”（letter）还是“武”（arms）？——这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漫长的争论，任何民族都免不了，内扎米当然了然于胸。或许正是有了这样庞大的政治视野，内扎米才能够公正地看到区区“遣词造句”之学的伟力。内扎米对文翰之士的智识和道德修养要求极高。诸如“文翰之士应该出身高贵，立论精当，文辞优美，思想深刻，见解超群。他应该掌握各种知识及其成果，熟悉逻辑论辩，了解当代人物，知晓他们的生平。不贪图微利，不文过饰非……文翰之士若不谙熟各类学问，不学习大师笔法，不聆听贤哲教谕，不汲取文学家的经验，是难以达到上述境地的。”如果把作者名字隐去，没有人不会认为这是罗马修辞大家昆提良所说。内扎米对“文翰之学”的概述无疑继承了西塞罗、昆提良的古典教导，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问的视野中对修辞学的三种分类无疑是内扎米的指南针。另外，把文翰之士置于首位内扎米提供的原因很简单：“博学多才德文墨之士获得高位，成了陪伴君王德不可或缺德助手。”——这无疑给了读者一次机会去重温古老的希腊经典：荷西俄德说过，在缪斯九姐妹中，只有大姐卡利奥佩才是国王之友，因为她教导国王如何像国王那样开口说话。

关于诗学和诗人的概述，内扎米三言两语，但语出惊人：“写诗是一种技能。诗人用这种技能摹写事物，表述见解。他们或则小题大做、或则大题小作，状美为丑，以恶为善，煽动激情，刺激欲念，使人或喜或悲，从而成为促成人间大事的手段。”寥寥数十字，几乎囊括柏拉图《理想国》对诗人的所有指控的“罪名”。不同的是，内扎米似乎并没有把诗人当成罪犯，他甚至在诗人的累累“罪行”中看到了“促成人间大事”的力量。——内扎米拥有柏拉图的洞察，但却不具备柏拉图以疯狂为代价的对高尚事物的执着，相反，内扎米着眼于略微低俗

的“人间大事”。所谓“人间大事”，不外乎国王们的事业、万国历史之进程。二十世纪犹太神学家索勒姆给施特劳斯的信中指出：不具备马基雅维里的心境，就无法研究世界史（1952.12.17）。马基雅维里的心境是什么呢？除了诞生于绝望之中的冷峻，还能有什么？饱经历史风霜的内扎米肯定拥有这样的心境，否则他断不可能在中亚荒漠的古老王廷之间来往穿梭，也断不可能以聊聊数笔就刻画出关于诗学和诗人的真理。

在论述天文学的章节中，阿维森纳的名字赫然而出。在伊斯兰传统中谈到阿维森纳，就象在犹太传统中谈到迈蒙尼德一样，有心的读者自然明晓其中的深意。在我看来，这两个巨人的伟岸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完美地继承了本民族的文明血脉，也不仅仅在于他们完美的习得了来自古希腊异族的文明大统，更在于他们居然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使得两种伟大的传统血肉相溶。他们去世之后，他们浩繁的书卷被阿拉伯人阅读、被犹太人阅读、更被欧罗巴人阅读，这全然是因为他们读懂了自己的民族，也读懂了他人的民族。他们的存在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普世性的。天文学研究头顶的星空。如果说文翰之学和诗学因为受制于国家、律法、风俗、语言等特殊因素因而拥有一定的民族性的话，那么天文学则完全是普世性的。不存在民族的天文学。在内扎米的论述次序中，天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普世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让阿维森纳出场再合适不过了。这个时刻属于自然科学，属于古希腊。在这一时刻，内扎米在阿维森纳的庇护下，似乎可以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畅所欲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内扎米看到，天文学的研究领域恰恰触碰到伊斯兰圣教大统最核心的禁地——先知传统。如果要彻底实施天文学的科学精神，圣教大统这块本民族独有的禁地无疑将遭倒动摇。——最具有普世性的东西恰恰危害最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内扎米的处境其实正是阿维森纳迈蒙尼德、阿维罗伊这些巨人们的处境。为了化解古希腊天文学和犹太——阿拉伯先知大统的紧张，巨人们呕心沥血，写下了浩繁书卷。内扎米也许是个懒人，天文学与先知学的艰深问题被他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十个活泼有趣的民间故事。在这些由国王、大臣、犹太贤人、圣徒、星相家、学者、真先知（哲人）、假先知等角色组成的类似寓言的故事中，内扎米表明了自己的简单意图：“我写这些故事是为了提醒国王，凭占星术预言后事的确是需要同寻常的秉性的……星相术虽然广为应用，但不可全信。就是星相家本人也不可过于自信。所谓应验

纯属偶然。”十个故事中，或美或恶，世相纷呈，其中最令人惊异和感动的，就是第七个。

医学和医生，是内扎米论述的最后一个题目。“医学是为人保健的手段”，这就是内扎米的定义。国家固然是无生命的创造物，但维系国家存续的莫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更何况其中还有“国王的身体”。——医学与“世间大事”的瓜葛就在这里。同天文学一样，这种来自希波克拉底、盖伦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又一次给了内扎米一次机会来赞美希腊先哲和阿维森那的伟大：“在四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古圣先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地想把哲学阐释明白，但都未能成功。此后举世无双的贤人和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才把这方赤金用理智的天平加以衡量，并辨别它的成色，测量它的重量，去伪存真，提纯选精。在他以后的一千五百年中，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真正理解他论述的精髓，直至真主创造的完人，当今学者和东方哲人伊本·西拿出世。”——伊本·西拿就是阿维森纳。内扎米对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哲人传统中的阿维森纳的赞美可以从章节的安排看出来：他讲述的十二个故事中，篇幅最长的就是阿维森纳本人的故事。阿维森纳作为哲人医生和大臣的杰出成就被内扎米浓缩成一句话：“只有亚历山大有亚里士多德那么好的大臣。亚历山大之后，没有一个国王得到过像伊本·西拿这么好的大臣辅佐。”

《四类英才》，讲述四类英才。文翰之才、诗人、天文学家、医生，四类英才，医生居于最后，这意味着什么？如内扎米所说，国家万世之基业凭靠文翰之才来奠立，国家与君王的名声凭靠诗人使之不朽，而天文学家则把无限苍穹的神秘指令传达给现世国度，使之分享神圣的荣光。那么，医生呢？内扎米说：“医学对病人是恢复健康的措施。”很简单，医生就是那个救治病人的人。医生的存在的前提就是疾病。内扎米指出：“疾病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他用很大篇幅来描述“疾病”，令人想到希腊史家修西底德对雅典瘟疫的病状摹写，其沉静、准确的文字中透着腐烂、变态和死亡。——医生无疑是一类奇异的人物，只有他们才最深刻地洞察到了宇宙天地之间的最后一款“自然法则”——死亡。内扎米说所有人终有一死，连“先知”都要“按照自然法则，奔赴彼世”。在医生和他们的自然法则面前，文翰之才的国家基业、诗人笔下的国王名声、星相学家的神秘指令，最终都不堪一击。

内扎米以“疾病”与“死亡”结束《四类英才》，让我想到自然科学家、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的喟叹：议员是要死去的，国王也是要死去的，连我的“利维坦”也是终要死去的。

20世纪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曾经被问起他最想生活在哪个时代他回答说：“迈蒙尼德时代”。

“迈蒙尼德时代”就是公元十二世纪，也正是《四类英才》的作者内扎米的世纪。对于犹太——阿拉伯智识世界，这是个群星灿烂、“英才”辈出的时代，一个耶和华与安拉的东方子民阅读希腊典籍的时代。与喧嚣轻浮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十二世纪的犹太——阿拉伯世界所开展的“文艺复兴”显得宁静、艰深。迈蒙尼德、阿维森纳、阿维罗伊、犹大·哈勒维、伊本·图斐利……这就是这个世纪留给世人的伟岸的名字。可是，对于我而言，这些名字在几年前仍然是陌生的。

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扎米的同代人伊本·图斐利的《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而那时我还在哈佛的研究生课堂上误读所谓的后现代神学。2001年，在芝加哥大学开始接触这些透着神秘的犹太——阿拉伯名字。2003年暑假，北京沙滩三联书店一个被遗弃的角落，《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终于跳入眼帘。如今，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那不该被遗弃的似乎仍然躺在角落里……